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野色失痕

索南才让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野色失痕

索南才让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色失痕 / 索南才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7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55-2

I. ①野… II. ①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6308号

野色失痕

作 者: 索南才让

责任编辑: 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飞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55-2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索南才让 蒙古族，1985年生于青海省托勒草原。12岁辍学，15岁外出打工，先后做过小工、餐饮服务生、保安、铁道工、兽医、现代雕塑公司学徒、仓库管理员等，现经营牧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鲁迅文学院浙江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2008年起在《青年作家》《西部散文家》《青海湖》《文学港》《雨花》《青海日报》《都市生活》《雪莲》《瀚海潮》等报刊发表作品，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存在的丰饶》。小说《山之间》获青海省首届“大湖文学新人奖”，小说《存在的丰饶》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当我不相信命运的时候，我就想，也许拼搏更合我意。

今年开春的某一天，叔叔尕巴斯在午后的闲暇时光中表示他也不想去夏营地了。他相当委婉地提醒他的哥哥自己也老大不小了，理应像他一样在冬牧场的定居点歇着，清晨散步，午睡、打牌和看书，这些适合闲人做的事情。他这个不切实际的很傻的想法惹怒了阿爸，很有分量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当时诺诺地没怎么吭声，此后却对我横眉竖眼，仿佛一切都是我的错。其实我除了“夏天太忙”这四个字以外什么都没说。我说的可是大实话，夏天真的是太忙了。我一个人顾得上牛群就管不了羊群，还有马，万一不见了谁去找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不会让他知道的，我觉得虽然尕巴斯自己很不幸，但他却是我的“幸运星”。这一点从那一年我和吉雅的事情上我就发现了端倪，于是我把他带在身边，以便运气长随我身。

后来尽管事情并非我所想的那么神奇，但也没有给我带来不幸。

这么说，并非自私，我从来没放弃过帮助他的念头。遗憾的是，有些事，明明看起来简单却是复杂的。在帮助他的这件事上，我无数次摸不着头脑。我被整得很惨。尕巴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可以让帮助他的人变得崩溃和疯狂。

后来我再也不轻易去掺和他的事了。

* * *

我在转场的前一天和吉雅去她的娘家，去见她的阿妈和那个差点就拆

散我们的阿爸。他叫图旦多杰，他的脸上虽然没有横肉、刀疤之类的——反倒很整洁——但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善茬，这从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暴躁的脾气就确认无疑了。他尤其对我看不顺眼，总是挑我的毛病，搞得现在我都不想见他，背地里骂过他无数次。但在吉雅面前我永远都做出一副大度而谦逊的模样，以此来骗取她的感动和百依百顺。

其实我倒也理解他，是我让他看中的一个好女婿飞走了；是我让他的一片在他看来仿佛天堂一般的草场飞走了，他不给我好脸色。我更不愿意见到他。可我不能给吉雅脸色看。我一看到她娇美的容颜就弱弱地泄了气，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倘若可以的话，我是多么愿意去她家原来住的地方——就是我和吉雅认识并相爱的地方——那真是一片让人难以忘怀的优美的草山。那是他们的秋牧场，后来他们搬家了，到了一座大山之隔的德州。我的老丈人本身没有多少草场，所以他对草场的渴望令人心酸的执拗。去年，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德州新店的丘什青要把他的位于扎岑和凯热口交接的冬草场变换掉，条件必须是海日磧的秋牧场，面积小一点也可以商量。这条消息很快被他得知，他以最快的速度 and 丘什青完成了交易：以他的位于海日磧小曲陇阳坡的大约五百多亩的草场换取了丘什青的八百亩冬草场，他再每年付给丘什青三千元钱（差出的近三百亩的草场，每亩以十元的价格成交，二十五年后就归他所有了）作为剩余草场的补偿。做了这笔交易，他高兴坏了。破天荒地庆祝了一番，有数地喝醉了一次。从那以后，我才在他的眼里逐渐的变得顺眼起来。他最喜欢远远地看我和吉雅相依相偎的情景，那和凭白得了一片大草场一样使他高兴。他已年近六旬，分外地老，变得越来越伤感，常言自己的死亡之路已经在望了，并且稳步而去。

我和吉雅没有见到他，他去乡政府交医疗保险金和养老金了。大概要到晚上才回来。我趁吉雅不注意欢快地松了口气，而她显得很失望。这一走，就是几个月见不到了。我想，说不得，我们得从夏牧场下来一趟了，在剪完羊毛之后，做一盒酸奶来看望他们。

我盘腿坐在她家的炕上，一扭头便可瞧见窗外的景致，尽管已到六月，草原彻底苏醒，万物有灵，青草孜孜上进，勤快的花儿已然悄悄待

放。但他的草场前面用得过度，后续无力，已经显现疲乏之状，和邻居的差别明显。他放牧超载啦！听说为此他还哭过。哭！哭有什么用？我觉得他就是活该，自作自受。他在得意忘形之下错误地判断了形式，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我对他的这种极端幼稚的做派简直无语之极。而这个时候，我也不当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我的岳母叫切措多杰（他俩不但名字里都有一个多杰，就连性格和长相都有七分相似），性格坚韧大条，声音洪亮。她可以自编一些精彩绝伦的吵架时对骂用的篇什，所以她吵架的功夫天下无双。谁都不愿意和她吵，久而久之她竟然在一种孤独的境地下突破，从此她不骂人了，她看。她看你的时候就像无数把刀子在解剖怒火，她看得越久你的怒火便越少了。现在，她有事时连嘴都不用张开，只拿目光一凝就好了。

她身材浑圆，略有娇颜。美貌还没有彻底弃她而去。她做事条条框框，经是经纬是纬。我很喜欢她。她对我也挺满意，认为这个女婿是个中庸的好人。她说马的儿子快点好，人的儿子慢点好！

她对我俩唠唠叨叨的一下午。她问我打算吃什么，我说都行。她不满地呀了一声，和吉雅做饭去了。我到草场上溜达了一圈，我向公路的方向走去，一直走到铁丝网隔栏处，在那里看到一个蓄水池。我见四处无人，就打开了井盖，趴在沿上朝里头张望。这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却仅有可怜的一点水，吃水线在管道口之下。也就是说用这个蓄水池的人家都没有水，吃这水的是公路边上和公路下面的那些人家。其中有我的四个堂兄和一个姐姐，还有别的一些亲戚。昨天我还看见玛玛骑着雪蹄子黑走马赶着牛和羊群去那卡诺登饮水。那里有好几辆排队拉水的架子车和已经少有人家在用的马车和驴车。由于开春后大地消融，水位下降，所以一天也未必装满所有车上的水壶。有时候午夜时分依然可以看到接水的人抖索在车旁一闪一灭地抽烟、吸鼻涕。那声音如鞭炮般响亮。

下午她阿妈才恋恋不舍地让我们走。她嘱咐我们明天转场要小心天气的变化，多做防范。

我们一回去就看见尕巴斯阴沉着一张大脸。他数落我粗心大意，早上捆绑的东西他抖了几下就散了。“这东西怎么驮到牛上？”他劈头责问，“一旦散了还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坏了？你一天就知道闲逛。”

我一听他这话就很不乐意，更不服气。因为我自认为做得很好。他这是借题发挥，指不定哪根筋又搭错了。我说：“又怎么啦？”

“一说你就顶嘴，你做事从来不负责任，没有一次是做好令人满意的。你多大了？都结婚了。你最好出息一点……”尕巴斯近一年来变化明显，最显著的就是他那张嘴变得灵活多变、无所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接着说：“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认真，这对你今后太重要了。你现在不明白但以后一定会明白的，会明白我今天说的一切是多么的重要。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要你的什么感激，谁让你是我的侄儿呢？”

吉雅刚刚嫁过来时很纳闷，她觉得尕巴斯和外面说的一点也不符合，简直就是错得一塌糊涂。作为一个男人，她觉得尕巴斯的话真是多呀！他的嘴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允许，他会一直说下去。往往这时我忍不住要和他吵闹一番，完了后就想，我也会受影响，有嘴巴无法停止的一天吗？当我处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境地中，我就特别想美美地揍他一顿，那该有多解气，然而这只是我的一些躲躲闪闪的想法，倒未必真的能实现。

在他的骂骂咧咧中我俩重新检查了已经捆好的几捆“垛子”（即把家用的东西严严实实地包裹捆扎起来，这样驮到牦牛上就不会轻易地弄坏），把将要捆绑的也用最认真的态度做到极好。他哼哼了几声，再也挑不出一毛病。做完这些后，太阳落山，麻雀叽叽喳喳地落满了帐房边那一溜儿的铁丝网上，像一支军队。它们还没回巢，仿佛在唱“晚安曲”。羊群自觉地乖乖回到了圈里，牛还在远处，隔着一道洪水冲刷的断沟无心走动。它们跑不了，一会儿就会赶到牛挡里，全部拴起来。明天早上不用挤奶，也没时间挤奶。事实上我们会在半夜的三四点钟出发。要驮垛子的八头犏牦牛早上就开始适应背上的牛鞍，它们闲吃懒卧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加半个春天，估计早已忘记本身的职责，不会太老实。也许会让我们吃点苦

头。我正怕这一点。

“我看还是用去年的那几头吧，安全老实。”我和尕巴斯到泽地里赶牛，我们走得很快。过了那条深沟，踏上一大片坚硬好比公牛皮的草甸。这里的草是最不好的，又矮又短，每一根都费尽力气地出来，然后就再也没有茁壮成长的力气了。仿佛之前那么辛苦地出来，只为了看一眼世界。

我们来到泽地中。泽地就像鳄鱼背，却没有那么规则。去年的枯草都紧贴着地面，有些乘复苏之际趁势而起，随风摆动，淹没了所有的牛腿，变得像羊一样矮。牛群分散在泽地里，那些最危险的地带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我们分头走，一起把牛往一块儿赶。泽地里的绿色若隐若现，夹在荒草中，亮丽醒目，但从远处看还是一片残黄。一片枯黄！生机就在此间悄无声息地藏匿着。

我解下别在腰间的“乌朵儿”（一种赶牛羊用的可以抛出石子的工具）空空地甩，泽地里找不到一颗石子，只能做出个样子来吓唬吓唬它们。但这帮畜生长年累月地和我这种人打交道，早就精明了，它们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以它们根本不管我抡着胳膊使劲甩动的乌朵儿。它们还是慢腾腾地走着，吃着，摇着尾巴，晃着头。

我当然知道它们的心思，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被这些家伙这样戏耍过无数次。不过我也有很多能够占到便宜的机会，比如说在有很多石头的地方，那我的乌朵儿就派上用场了，加上我的技术也不错。一个个被我记仇的牛是躲不过石子摧残的。我从来都不会有心痛的感觉，每看到一颗石子呼啸着砸到牛背上、头上或大腿上时我都兴奋得止不住畅笑，力道弱了我还不满意。非得执着地狠狠打一下不可。

牛群收拢到一块儿，尕巴斯坐下来点了根烟。他只抽软盒的“哈德门”香烟，别的牌子一概不中意。他说此烟软硬适中恰合口味。他常年在耳朵上面别一根烟，为的是别人让烟给他的时候，以耳朵上的烟来婉拒。这样既不伤人家的面子也不会使自己尴尬。

而我抽的烟是无所谓的，什么都可以。记得刚学着抽的那会儿，有时候没烟了，想起老人们说的话。于是就用野兔屎和干草屑混合，卷在撕成条的报纸中美滋滋地抽着。所求的不是味道，也不是所谓的烟瘾——还没到那个地步——不过是叼在嘴里的那种撑起嘴皮的存在感，那种吞吐烟雾

的飘然与胸腔中的刺痛感。

所以并没有条件去选择性的抽烟，全然是一个杂食之人。

他没给我递烟。我知道他在顺气的过程中，因此也不在意，自个儿掏出装在铝制烟盒里的“白沙”香烟，用有点受潮的火柴一连划拉了十几根才算燃了一根，点了烟，把火柴丢出去，我张大鼻孔，收缩双颊猛然吸了一口。烟头呼呼地闪了几下火苗，迅速燃掉一小截。我只觉得满腔满肺，甚至连眼睛耳朵到脚趾都被渗入蓝色的雾体，一股刺拉拉的冲劲蹿出胃底直抵嗓子眼，几欲内燃。我一张嘴，带着人气的烟雾从嘴里、鼻子中喷涌而出，像雨后大地上的热气般蒸蒸日上。我半天才缓过劲来，不禁喟叹一声。

“明天真的要调教那两头白脖小犏牛吗？”我又问起一直担心的事，“要不等到夏牧场了用来驮山柳和鞭麻吧，那样保险。我怕弄坏东西。”我察言观色瞅着他，揪了一根草叼在嘴里，左边到右边地滚动着。十几秒后，我把草掉了个头，吐出嘴里的，把滚动在外面的一头用嘴巴一拧，那本来干寂的荒草忽地跑进了嘴里，露出来的是湿腻腻的一头。“你不是要我做事多想想吗？我就怕路上出故障。”

“你是怕麻烦。”尕巴斯毫不留情地戳穿我，“到了草场你能驮多少柳条？铺两张床用的柳条有多少？那白头家伙都四岁了，花前肩也快到了四岁，能把它们整疲乏吗？你要是不把它们一次整得软绵绵的，以后全身都是毛病，有你受的，到时候怎么办？”他抽完最后一口，用那根宛如枯木一样的拇指和食指掐灭烟头。他看了我一眼，不无教导地说：“转场路途远东西沉，一次就足够整得乖乖的了，以后省心又省力，多好！”

牛群在前面点着头配合着步伐不急不缓地走着，尕巴斯埋头跟着，我则在尕巴斯的后面。结论已有，尕巴斯越来越自作主张了，拿我当小兵使而理所应当。我们很快返回到深渠边，牛群正从一处经久踩踏而形成的豁口过去。我站他后面，站得远远的，对一头离开牛群独自沿着沟坎跑到远处而无法过去的小牛视而不见。我说：“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明天转场的人家定然不会少，我们挤在当中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应付突发情况，为了调教两头牛而丢了羊或出别的意外我觉得很不划算。”

“那你的意思是不调了？”尕巴斯也没管那头离群的牛，他在最后的

那头母牛股间狠狠踢了一脚，那头眼看就要产犊的白头母牛吃痛地紧缩后身，快步过了豁口。母牛的阴道已经水肿，似乎下一刻就会卧地而产。

“这白头不会在路上生下吧？”

“难说，”他把大头皮鞋上的泥巴在水里洗净，在干燥的草皮上顿顿脚。“转场时折腿、下崽、生病不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吗？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看鞋子还不干净，又站在干枯的像一泡尿似的流动的水沟中一边溅着水，一边把话题回到之前上，“明天不调教当然可以，但是以后我就不管了，你怎么调我都不管。就算不调我也不管。”

“我想我会把它们整成最乖的牛，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是吗？”他怪声怪气地说。

“我会在它们中挑一头当骑牛。”

“那我也不管。”

在干拴牛这活的时候我总是来气，尤其是已经很久没有来过牛挡的牦犏牛和三岁小牛乱跑的时候。它们根本不在牛挡止步，来来回回地捣乱，把牛群惊动的乱跑。三个人累死累活，才勉勉强强留住它们。但是几个要拴住的牛就是不老实。我和尕巴斯出了一头的密汗才把最年老的一头拴起来，开了这个头，后面的几头在半个小时里也都被抓住了。最后的一头落在了吉雅的手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几匹马在牛挡不远处打着马绊的三匹马周边转悠，然后快速融入夜色。

大毡包早就拆卸打包，只留着一个尕巴斯住的小小的尖顶毡包。里面也不能生火，睡下两三个人倒是可以，也不拥挤。一个三叉小铁炉支在毡包的门口，吉雅放了一口深腰铝锅上去，倒了水，正等着烧开。我们今晚吃方便面，一人两包，然后打个盹。十二点起来开始驮垛子，倘若一切顺利，那么就可以在四点钟出发了。明天是三天集体转场日里的第一天，有多少牧民会在这一天行动？我一点儿也不想被排到后面，在一路都是宽不过二十米的牧道里赶一整天的路，我吃够了排在后面的亏。最好的位置要么是第一个要么是最后一个，都没有人或者畜生逼迫。面对意外情况也可以从容一些。不过第一我是不想的，羊群的体质不允许我去充当领头，若后面的紧随而来，可不是一般的麻烦。而末尾更没想过。假如我真那么

做，后半夜也到不了目的地，那也不是一般的麻烦。所以，只能走在中间，只能随机应变，只能祈祷一路顺风。我每年都祈祷，但每年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在转场的这条路上，我已经前前后后的丢了几十只羊和几头牛，受了数不清的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相信别人也和我一样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轻重问题。今年我早有预感了，所以想迫使尕巴斯放弃了调教牛的打算，我觉得有时候他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天真之人”，只有事后才明白过来。

吉雅在沸开了的水里下了六包“康师傅”大料包方便面。红色的塑料袋趁着吉雅一松手的机会飞走了，我紧追上去一一捡回来，连耳朵大的调料袋也没遗弃。我见不得自己草场里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尤其是知道这些东西有污染之后——尤其是知道塑料袋可以在土里面生存两百年不坏之后——我就和这些东西较上劲了。当然只是仅限于我自己的草场，我也曾善意地提醒过邻居和关系好的朋友。但他们大多数都无动于衷，那么我也懒得多说了。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走在路上两只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去瞧路边的草场里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多还是少。不管多少，我都会幸灾乐祸地想到，等着吧，噩梦就是这些东西带来的，它宛如大地的皮肤病，生的容易，想要去掉难。

我的草场这两年的确长势比以往要好多了，这让我欢欣鼓舞，干劲更足了。有时候我甚至连烟头也不放过。

我把塑料袋都捡回来丢进火里，拿警告的眼神狠狠地瞪了吉雅两眼。意思不言而喻：以后给我长点记性，这可是我们的财产，理应爱护。这一刻，我丝毫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宝贝。我想好了，要是她胆敢顶嘴，我就豁出去好好地收拾她一顿。

她正眼也没瞧我一下，她的嘴角抽了抽，然后恢复平静。我知道她已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但她就是故意装作不知道。遗憾的是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明显表示不满。她多么聪明，早已明白我在这件事情上是较真的。她以前夸过我，认为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习惯。她全力支持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动。所以说刚才可不是故意的，仅仅是手一抖一松，就犯下了错误。她要起身去追，但我已经养成了条件反射，像风一样追去了。

在这方面尕巴斯显得格外愚钝，他对塑料袋什么的毫不关心，就算是在他的面前滚动着铺天盖地的如同大苍蝇一样的垃圾他也不会弯下腰去拾起一个来。我对尕巴斯看不惯的行为中尤为不满这一条，不止百次地开导他劝告他，遗憾的是他仿佛决意不走这一条光荣的路。惹得烦了他还会拿出要揍我的架势，他老是这样，我憋得慌，就愈加瞧他不顺眼了。

他的这种态度可比吉雅严重多了，我的吉雅不是故意的，但尕巴斯却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牧民，并且在危机中培养的一个有危机意识的牧民，都应该为了自己的草场做出维护的举措来。就像自个儿得病了得治一个道理。因此我觉得尕巴斯太差劲了，我都快不屑于认他是叔叔了。后来，我总算明白了，尕巴斯没有自己的草场，他才不会去拾什么塑料袋呢！这片草场，是我的。

吃面时我觉得什么味道也没有，糟糕之极。我半开玩笑半埋怨地对吉雅说这是她有史以来做的最难吃的一顿饭。不过我马上就控制不住脾气，像在示威一样把碗重重地蹶在地上。“不吃了。”我说，“烧点茶吧，我拌个糌粑。”尕巴斯不满地哼了哼，我毫不客气地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剝了他一眼。吉雅仿佛没听见一样自顾自的、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整整一大碗面，她在我来回扫荡的目光中拾掇了碗筷。这才将舀了水的茶壶支在三叉炉上，然后钻到小帐篷里铺被窝了。

尕巴斯慢腾腾地起身朝沟渠方向走去，他去办每天准时的雷打不动的“大事”去了。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把这事控制到如此精准的地步？也许不是他刻意的，而是他的消化系统就是这么运作的。反正，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真是太做作了。

我往炉子里扔了几块牛粪，一茶壶的凉水，烧开怎么着也得半个多小时。我坐在那里，炉膛里的火照耀着我的脸，烘烤着我的身体，我似乎听得见骨头清脆脆地响，仿佛瓷器被烤得碎裂了，一块一块地掉下来，暴出灰败的原样，那根本不是骨头，是被燃烧过的枯草。只要轻轻一吹，就灰飞烟灭。

吉雅已经和衣躺下，尕巴斯的脚步踩着草丛再次清晰地传过来。等不到水开，我把没吃完的面吃完，朝炉里放了几块完整的牛粪，在这上面又放了几块半干半湿的牛粪，用来做几小时后的火引子。

夜幕沉沉，草原一片静朗。只听得见羊卧下来，悠哉游哉地反刍的倒嚼声和几头被拴的牛停停顿顿的吭气声和三脚炉中的火苗忽闪忽闪，仿佛天上的星星跌落其中。静啊，草原真是太安静了。

尕巴斯的呼噜声响起来，呼啦呼啦的永不停歇。破碎了草原的沉思，夜的静，夜的美。

我转过身，闻着吉雅身上特有的仿佛被烧焦了的青草一样的味道瞎想。尕巴斯的呼噜声愈加大了，小小的毡包装不下如此多的大声响。我好像看见毡包的尖顶在颤抖在惊恐，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的头紧贴着吉雅娇小秀气柔软的背，从腰间插过手去，抓住了她瘦瘦的手一起贴着她冰凉的腹部。吉雅静静的，她的头发溜到我的脖子里来了，轻轻地痒着我。我舒服地闭上眼睛，零乱的心渐渐安静。困意如她的发丝把我紧紧缠住，一会儿就跌入了沉迷的深井。

许是归咎于她身体的温和柔暖，我睡得醇厚无比，醒来时感觉棒极了。浑身的细胞跃动，力量如电，如蛇般飞动于体内。我罕见地对叫醒我的尕巴斯展露微笑。

尕巴斯却不领情，他穿戴整齐地站在门口，看样子是在外面忙活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棉线手套戴上，跪着爬进帐篷最里面，把马鞍拉了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对我骂了两句，叫我快点。对此我微微一笑，表现出良好的素质——这原本和我根本不搭边的优点。

我穿好出去撒了泡尿，然后抖索着朝吉雅走去，她正埋头把被子叠起来拿到外面的毛毡上。我帮着捆绑。背到牛挡里定好要驮铺盖的那头纯黑牦牛跟前，在尕巴斯远远的背对着我们时趁机亲了她一口，她踢了我一脚。

他走过来，看着我俩在驮的垛子说：“这么长时间，你俩就这么扶着垛子吗？连皮绳也不解开，干什么？”

“还没开始呢，我刚把垛子扛过来。”我说，“这不在等你嘛。”

“给我吧，”他从吉雅手里接过垛子，“把皮绳扯得紧紧的，使上劲

儿……再扯……扯……”

他明显是在故意整我，绑得又快又紧，当他最后将皮绳头拴了结时，我还没弄完一半。他点了一根烟，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冷眼看着我忙活。

他的烟抽到一半之际我绑好了垛子。

接着我们驮第二个垛子，在最健壮也是最有力的犍牛上驮的是毡包，尕巴斯一声“嗨哟”就把垛子扛到肩上走了，我弄了几次都没成功，反倒累得冒汗，指关节隐隐有抽筋的趋势。眼看他都到牛挡里了我咬着牙把毡包背起来，弓着腰，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地过去。左手被绳子勒得钻心的痛，但我没有撒手，一直到了牛挡里。

“干任何事都是要掌握技巧的，”他说，“你不会笨到连这点都不知道吧？”

“等我像你一样干个十年二十年的，绝对会比你做得好。”

“哈。”尕巴斯发出一声怪异的短叫，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最不知耻的事情，他用右肩把垛子顶在牛鞍上，他朝手掌里唾了两口唾沫，着眼将皮绳穿入牛鞍的前桥，“抬上来呀，”他十分不满地嚷道，“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小伙儿，一点劲都没有。你看看抬沙袋的那个丫头，抱起一百斤就好像抱了一只小羊羔，还是一女流之辈。”

“那是专门练过的，指不定花了多长时间呢。”我最气愤他这种灵机一闪而出口的比喻。

他说的是开春举行的一次中型的运动会上大出风头的达玉的一个女孩，在抬沙袋比赛中一口气抱起了四十八次一百斤的沙袋。回回都把袋子抱到胸前，动作标准。她拿了第一，第二名差了她十五个。

“那你也可以练呀，我一定支持。”尕巴斯骂了句娘，“你磨蹭什么，牛鞍都快被拽过来了，快快快……快穿皮绳……”

“等着瞧吧。”我说，“三年，再顶多三年，我就超过你。你以为这有多难？”我学着他刚才的样子穿着皮绳，我看出来了，就是在垛子上用皮绳捆出个十字划，一个垛子，有四五次要吧皮绳穿过牛鞍，是为了更加牢固地将垛子和牛鞍捆在一起。“难道你一辈子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个？”我用鄙视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说，“这有什么呀，说来说去就是驮垛子。”

“你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那大事就更不要提了。”他忙里偷闲地朝